

《酒丐》

主要角色

范大杯：武丑
文奎：小生
兰娘：花旦
鸨儿：彩旦
宋保：丑

情节

酒丐范大杯拾金不昧，人皆称之。壮士文奎与妓女苏兰娘成婚，旋即赴京应试。文奎去后，鸨儿逼迫兰娘重操旧业。兰娘不从，被鸨儿拷打而死，尸弃荒郊。夜半，兰娘复苏，为酒丐所救，代鸣于官，捉鸨儿入狱。酒丐念兰娘孤苦无依，不惜跋涉长途，代其寻笈文奎。是时，文奎随舅父王正成出征太行山。一日，王女翠娥逞强，单身出战，被山寨擒去；王正成亦败阵。适酒丐过此救之，并夜入山寨救出王翠娥，助官兵扫平山寨。王正成感酒丐之义，以女王翠娥妻之。后文奎夫妇亦得相聚。

根据《京剧汇编》第六十三集：王连平藏本整理

【第一场】

(王忠、吴孝、李太、张桃同上。)

| | | |
|-------------------------|------|--------------|
| 王忠 | (念) | 自幼生来秉性刚， |
| 吴孝 | (念) | 惯使丈八蛇矛枪。 |
| 李太 | (念) | 箭射双雕谁能比？ |
| 张桃 | (念) | 宣化板斧月儿光。 |
| 王忠、 吴孝、 李太、 张桃 | (同白) | 俺—— |
| 王忠 | (白) | 云里雁王忠。 |
| 吴孝 | (白) | 林中虎吴孝。 |
| 李太 | (白) | 出洞蛟李太。 |
| 张桃 | (白) | 顺墙猫张桃。 |
| 王忠 | (白) | 众位头领请了！ |
| 吴孝、 李太、 张桃 | (同白) | 请了！ |
| 王忠 | (白) | 大王开操，我等两厢伺候！ |
| 吴孝、 李太、 张桃 | (同白) | 啊！ |

(四喽啰、四龙套引马如龙、马玉花同上。)

| | | |
|-------------|--------|--|
| 马如龙、 马玉花 | (同点绛唇) | 占领太行，兵足马壮，逞豪强，旗帜飘扬，要把明室抗！ |
| 马如龙 | (念) | 稳坐高山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鼙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
| | (白) | 我乃太行山寨主、马如龙是也。 |
| 马玉花 | (白) | 马玉花是也。 |
| 马如龙 | (白) | 山东郓城人氏。自幼爱习武艺，精通拳棒。我父务农为业，只因欠下官府粮米，无法交还。将我父重责四十大板，气忿身亡。怒恼某家，反到这太行山落草为寇。每日招军买马、积草屯粮，准备夺取明室天下。今当三、六、九日，开操之期。 |

众头领！

王忠、
吴孝、
李太、
张桃 (同白) 参见大王！
马如龙 (白) 罢了，阵法可曾操好？

王忠、
吴孝、
李太、
张桃 (同白) 俱已操好。
马如龙 (白) 吩咐操演上来！

王忠、
吴孝、
李太、
张桃 (同白) 得令！
(王忠、吴孝、李太、张桃同开操。)
马如龙 (三笑) 哈哈！哈哈！啊哈哈……
(白) 果然奥妙无穷！赏尔等羊羔美酒，下面痛饮！

王忠、
吴孝、
李太、
张桃 (同白) 谢大王！
(吴孝、李太、张桃同下。报子上。)
报子 (白) 启禀大王，适才探得：大明天子任用奸臣陷害忠良，满朝尽是不平之事。
马如龙 (白) 孤的机会到了。
贤妹、妹丈听令！

马如花、
王忠 (同白) 在！
马如龙 (白) 有劳贤妹、妹丈扮作买卖人的模样，赶往京都，打听朝中之事。不得有误！
马如花、
王忠 (同白) 得令！
(马如花、王忠同下。)
马如龙 (白) 正是：
(念) 风云际会日，赤手整乾坤。
(白) 回寨！

四喽啰、
四龙套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二场】

(范大杯打跟斗、使身段上。)

范大杯 (念) 自幼生来好饮酒，终朝每日街头走。古庙安身是我家，安贫何必羨封侯！
(白) 俺、酒丐范大杯。自幼父母双亡，留下万贯家财，俱被我周济贫家、好酒贪杯，
花费尽了。虽然落在乞讨之中，日饮酒家，夜宿古庙，无牵无挂，倒也逍遥
自在。适才饮了一顿美酒，身子有些困倦，不免打睡片时。

(【起更鼓】。范大杯睡。二石狮同舞动。范大杯起，与二石狮对舞，扔二石狮倒。【交五更鼓】。范大杯醒。)

范大杯 (白) 看天色已明，我的酒性又发作了，不免街头走走。正是：
(念) 日食千家饭，夜宿古庙堂。不做犯法事，哪怕见君王！

(范大杯下。)

百姓甲 (内白) 你们快瞧呀！那古庙的狮子成精了，也不知被什么能人给制伏啦？
百姓乙 (内白) 有这事吗？我们快快瞧瞧去！

【第三场】

(文奎上。)

文奎 (引子)
(念)壮志凌云，空抱负！何时成名？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

(院子暗上。)

文奎 (白)

小生、姓文名奎字仲元。西岳人氏。不幸父母早亡，虽曾入泮，尚未婚配。前到江都，偶游平康巷内，有一孝女兰娘卖身葬父，不料被宋氏鸨儿拐卖到此，立逼为娼。是她宁死不从，鸨儿百般拷打。我念她是个孝女，出银三百两代她赎身。兰娘为报我恩，与我成为夫妇，三月有余。今当大比之年，意欲上京求取功名，不免情出兰娘商议。

文祥！

院子 (白)

有。

文奎 (白)

有请兰娘！

院子 (白)

有请兰娘。

(兰娘上。)

兰娘 (念)

云暗秋窗夜，风来雨碎时。

(白)

官人！

文奎 (白)

娘子少礼，请坐。

兰娘 (白)

坐着，坐着。将妾身唤出，有何事故？

文奎 (白)

今当大比之年，有心上京求取功名，二来与舅父问安。不知娘子意下如何？

兰娘 (白)

功名乃是正事。但不知你我夫妻可否一路同去？

文奎 (白)

目下路途不静，但等功名成就之后，再接娘子也还不迟。

兰娘 (白)

官人之言虽然有理，只是妾身住在烟花巷内，多有不便。

文奎 (白)

娘子不必多虑，卑人自有安排。

文祥，唤鸨儿母子来。

院子 (白)

鸨儿母子走来！

(鸨儿、宋保同上。)

鸨儿 (念)

自幼生长烟花巷，专爱银钱灌米汤。

宋保 (念)

生来舌长会奉承，捞毛打水是营生。

(鸨儿、宋保同叩头。)

鸨儿、

宋保 (同白)

鸨儿母子与大爷叩头。

文奎 (白)

起来！

(鸨儿、宋保同起。)

鸨儿 (白)

大爷唤我们到来，有何吩咐？

文奎 (白)

我如今上京求取功名，你母子将兰娘好好看待！待我成名之后，接你母子同享荣华。

鸨儿 (白)

大爷此去，云程万里；只是鸨儿时光难度。

文奎 (白)

这也不妨。

文祥，取纹银一百两过来。

院子 (白)

是。

(院子取银两。)

院子 (白)

银子到。

文奎 (白)

鸨儿，这是一百两银子，以为你们衣食之用。须要好好看待兰娘！

鸨儿 (白)

多谢大爷！我们万不敢慢待。

宋保 (白)

有这一百两银子，活该我又有几天赌本哩。

鸨儿 (白)

大爷在此，你胡说些什么？

兰娘 (白)

官人，妾身备得有酒，与官人践行。

文奎 (白)

生受娘子。

文祥，谁备鞍马伺候。

院子 (白)

是。

(院子下。)

兰娘 (白) 妈妈看酒。
 鸨儿 (白) 是。
 (念) 宋保，随娘来！
 (念) 只怕此去无音信，
 (鸨儿下。)
 宋保 (念) 家有好货不作难。
 (宋保下。鸨儿取酒具上。)
 兰娘 (白) 官人哪！
 (唱) 一樽别酒送郎君，
 怎不叫人两泪淋。
 但愿此去多安稳，
 功名成就早回程。
 文奎 (白) 哎呀娘子啊！
 (唱) 我岂是那王郎多薄幸，
 身隔千里两同心。
 此去洛阳花似锦，
 望卿珍重莫焦心！
 鸨儿 (唱) 这才是遂人愿十分凑巧，
 留下了百两银还有多娇。
 他怎知烟花巷迷人颠倒，
 鸨儿家暗杀人不用钢刀。
 斟一杯践行酒假做欢笑，
 做高官接小姐其乐陶陶！
 文奎 (白) 生受你了！
 兰娘 (哭) 喂呀……
 文奎 (唱) 叫娘子休啼哭且免烦恼，
 此一去必定要上苑名标。
 叫文祥快把那马匹备好，
 (白) 马来！
 (院子带马。)
 文奎 (唱) 辞别了恩爱妻前途路遥。
 (文奎下。)
 鸨儿 (白) 走远啦！
 兰娘 (白) 当真的走远啦！
 鸨儿 (白) 嘿！真热呀！进去吧，别叫人瞧着肉麻啦。
 兰娘 (白) 唉！文郎呀！
 (唱) 霎时间不由人柔肠寸断，
 每日里我只得忍受熬煎。
 鸨儿 (白) 你瞧她还怪不错哪！
 (范大杯上。)
 范大杯 (唱) 每日里睡卧在神堂古庙，
 我与那花儿们同乐逍遥。
 把功名和富贵一齐忘了，
 只觉得做王侯不如我高。
 (白) 来此已是平康巷，门旁立有两个妇人，不免向前乞讨。倘若周济，也未可知。
 大娘，周济周济我这花儿吧！
 鸨儿 (白) 你这样的后生，不去用功受苦，叫哪个周济你？可惜你这个岁数，还不与我滚开！
 兰娘 (白) 瞧他怪可怜的，咱们周济周济他吧。
 鸨儿 (白) 一个穷花子，理他干嘛！家去吧！
 兰娘 (白) 你不给他，我就不回去。
 鸨儿 (白) 现时还得哄着她，别找别扭。你给他多少吧？
 兰娘 (白) 与他一百文铜钱。

鸨儿 (白) 真他妈的造化! 我给他取去。
(鸨儿下。)

兰娘 (哭) 喂呀……

范大杯 (白) 啊大娘! 为何满面泪容?

兰娘 (白) 我有满腹愁肠, 叫我从何说起!

范大杯 (白) 我名酒丐。你看我虽然贫穷, 远近的人都称我乞中君子。大娘有什么为难, 对我说了, 我也许有个主意。

兰娘 (白) 哎呀且住! 我见此形容端正, 并非狂妄之人。实言相告, 料也无妨。君子听了!
(滚白) 奴家、苏氏, 小字兰香。因葬父母, 自卖本身。不料被宋保拐到此地, 立逼奴家为娼。是我宁死不从, 任他母子百般拷打。多亏文奎文相公出银三百两, 将奴救出苦海。奴家感恩报德, 便将终身许配与他。成婚两月有余, 他如今上京求取功名去了。

范大杯 (白) 上京求名, 乃是正事, 为何啼哭?

兰娘 (白) 他因此地无有亲眷, 将奴寄托烟花院中。此乃非礼之地, 倘遇羞辱, 性命就难保了!

范大杯 (白) 哦! 原来如此。大娘子暂住院中, 听其自然。我每日街市乞讨。倘有不测, 我闻风就到, 助你一臂之力。

兰娘 (白) 真乃是君子也! 只是莫要失信。

范大杯 (白) 我若失信, 天地鉴察!
(鸨儿上。)

鸨儿 (白) 这是一百文钱, 拿着走!

范大杯 (白) 多谢大娘子!

鸨儿 (白) 你走你的吧! 谢谢又当得了什么!

范大杯 (白) 自然是要走的呀! 正是:
(念) 谁说闺中无俊眼? 居然穷途识英雄!

(范大杯下。)

鸨儿 (白) 女儿来呀!

兰娘 (白) 正是:
(念) 望穿秋水情难尽, 候等文郎得中回。
(兰娘、鸨儿同下。)

【第四场】

(四龙套、吴孝、李太、张桃引马如龙同上。)

马如龙 (念) 心中怀大志, 耳听好消息。
(马如龙坐。)

马如龙 (白) 俺、马如龙。只因天启无道, 意欲夺取他的江山。也曾命妹子、妹丈前往京城打探, 未见回报。

(王忠、马玉花同上。)

王忠 (念) 奉命探军情,
马玉花 (念) 今日返山林。

马玉花、
王忠 (同白) 参见大王!

马如龙 (白) 罢了。命你们前去打探, 怎么样了?

马玉花、
王忠 (同白) 大王容禀:
马玉花 (念) 天子荒淫酒色, 百姓叫苦连天。
王忠 (念) 忠良屈死大半, 奸臣得意朝班。
马玉花 (念) 天意当起风云,
王忠 (念) 兄王速整马鞍。
马如龙 (白) 孤意欲进兵除奸, 不知何处可做起兵之所?
王忠 (白) 我夫妇一路行来, 惟有江都物丰民富、城池坚固, 可做起兵之所。

马如龙 (白) 俺有心前往江都打探，山寨之事交与贤妹夫妇执掌，意下如何？

王忠、
马如花 (同白) 兄王放心前去，山寨之事有我夫妻照料，量也无妨。

马如龙 (白) 如此，孤才放心。
左右！

四龙套 (同白) 有。

马如龙 (白) 与孤更衣者！
(【牌子】。马如龙换衣。)

马如龙 (白) 山寨之事，依照旧规而行。孤去江都，不久就回。听俺号令者！
(【牌子】。)

王忠、
吴孝、
李太、
张桃、
马如花 (同白) 送大王！

马如龙 (白) 免！
(马如龙下。)

王忠、
马如花 (同白) 众头领，回山者！
(众人同下。)

【第五场】

(王正成、家院同上。)

王正成 (念) 深感皇家雨露恩，赤心一片报圣明。文韬武略俱通晓，要把烽烟一扫平！
(白) 老夫、王正成。大明天子驾前为臣，官拜宁远将军。是我人已无心做官，连辞几次，圣上不准，也是枉然。
家院！

家院 (白) 有。

王正成 (白) 来，请夫人、小姐出堂！

家院 (白) 请夫人、小姐出堂。
(王夫人、王翠娥同上。)

王夫人 (念) 春风昨夜花如锦，
王翠娥 (念) 双双粉蝶绕园林。
(王夫人、王翠娥同进门。)

王翠娥 (白) 爹娘万福！

王正成、
王夫人 (同白) 我儿少礼，坐下。

王翠娥 (白) 女儿告坐。

王夫人 (白) 老爷为何愁烦？

王正成 (白) 我因年老无子，辞官几次，圣上不准。林下无人，何以料理？

王夫人 (白) 老爷何须愁闷，你我乏子无后，乃是天定所然。况且女儿性情温良，颇知诗礼，日后必得佳婿，也能效那半子之劳。

王正成 (白) 夫人言之有理。我儿文武全材，不比寻常之女，须配个将门之子，方称我心。
(唱) 叹日月照当空催人似箭，
每日里勤王室两鬓齐斑。
虽然是有女儿贤良堪羨，
到后来托何人奉祝香烟？

王夫人 (白) 唉！老爷！
(唱) 我夫妻半生来并未行短，
偏不幸乏子嗣无有儿男。
到后来与女儿名门招选，
有贤婿顶半子理所当然。

王翠娥 (白) 爹娘呀!

(唱) 劝爹娘免愁烦何须哀叹,
儿终身自有那天定自然。
只学那古圣贤乐道闲散,
何须将女孩儿常挂心间?

(家院上。)

家院 (白) 启老爷: 文表少爷求见。

王正成 (白) 啊夫人, 甥儿到了。

王夫人 (白) 我儿回避。

王翠娥 (白) 女儿遵命。

(王翠娥下。)

王正成 (白) 有请!

家院 (白) 有请!

(文奎上。)

文奎 (念) 满腹经纶具奇才, 功名原自苦中来。
(白) 舅父、舅母请上, 甥儿拜见!

王正成、
王夫人 (同白) 甥儿鞍马劳乏, 只行常礼。请坐。

文奎 (白) 甥儿告坐。

王正成、
王夫人 (同白) 你父母可好?

文奎 (白) 儿爹娘辞世了。

王正成、
王夫人 (同白) 哎呀姐丈、姐姐呀! 山川路远, 我二老未能吊唁。

文奎 (白) 路途遥远, 未得讣告, 望乞恕罪。

王正成 (白) 此次上京何事?

文奎 (白) 一来求取功名; 二来与舅父舅母问安。

王正成 (白) 好, 就在花园之内居住, 到时投考便了。

家院!

家院 (白) 有。

王正成 (白) 打扫花园, 安置文公子。

家院 (白) 是。

太监 (内白) 圣旨下!

王正成 (白) 夫人回避, 香案接旨。

(王夫人下。四龙套引太监捧旨同上。)

太监 (白) 圣旨下! 跪听宣读! 诏曰: “今有太行山贼寇马如龙造反, 命宁远将军王正成挂帅, 发大兵十万前往征讨。”旨意读罢, 望诏谢恩!

王正成 (白) 供奉中堂。
有请公公后堂留宴。

太监 (白) 咱家王命在身, 不敢久停。告辞了!

王正成 (白) 送公公!

太监 (白) 请!

(四龙套、太监同下。)

文奎 (白) 恭喜舅父! 贺喜舅父!

王正成 (白) 大家同喜。贤甥文武双全, 明日上朝保你以前部先锋, 同往讨贼便了。

文奎 (白) 多谢舅父栽培!

王正成 (白) 后面备得有酒与贤甥同饮。

文奎 (白) 甥儿奉陪。

王正成 (白) 正是:
(念) 风云今际会,
文奎 (念) 平贼报君恩。

(王正成、文奎同下。)

【第六场】

(范大杯上。)

范大杯 (念) 贫莫忧愁富莫夸，哪有常贫久富家？树到秋时黄叶老，年来依旧又开花。
(白) 俺、范大杯。自从那日乞讨平康巷内，偶遇兰娘与我一百铜钱，命我打探文生下落。这且不言，这几日挨门乞讨，积下钱钞甚多；只是无有一个难中朋友前来找我，我将它用去甚是可惜。今日也不上街，不免唤了众家弟兄，前去酒馆痛饮一日，才得畅快。
众家兄弟哪里？

(四乞丐同上。)

四乞丐 (同白) 来了来了。大哥呼唤我们，可是上街有事？
范大杯 (白) 我们今日也不上街，同往酒馆痛饮一日，你们意下如何？
四乞丐 (同白) 我等情愿奉陪。大哥请！
范大杯 (白) 请！
百姓甲 (内白) 列位，你们都看见了么？
众百姓 (内同白) 看见什么？
百姓甲 (内白) 你看那范大杯，他先人留下万贯家财，被他济贫救苦花完了。今日身落乞丐之中，还与众花子相依相傍。我们好笑啊，哈哈……
四乞丐 (同白) 大哥你看，他们取笑我们，待我骂他几句。
范大杯 (白) 不可。众位贤弟，岂不知：“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四乞丐 (同白) 来此已是酒馆。
范大杯 (白) 唤酒家来。
四乞丐 (同白) 酒保走来！

(酒保上。)

酒保 (白) 什么事这么乱七八糟的？原来是一群花子！常言道：“乞儿不可并行。今天要饭，为何来了这些人？”
四乞丐 (同白) 我们今天不去街头讨要，都是来吃酒的。
酒保 (白) 今天来的不凑巧，堂中客都坐满了，改日再来吧。
范大杯 (白) 啊，酒保哥！今日吃多少，都算我的。
酒保 (白) 范相公，你乃乞中君子，请到后边楼上坐。
范大杯 (念) 休笑乞儿来路难，
酒保 (念) 高低人物不一般。
四乞丐 (同念) 为何眉开又眼笑？
酒保 (念) 不过为的几文钱。
范大杯 (白) 请！

(范大杯、四乞丐同下。)

酒保 (白) 伙计们！小心家伙！
(酒保下。)

【第七场】

(石世茂上。)

石世茂 (唱) 这银子烧得我心中慌乱，
(白) 急忙忙迈大步转回家园。
(唱) 我、石世茂。江右人氏。出门贸易，赚下利息银子，回家看望妻儿。看天色尚早，赶路便了。银子呀，银子！你可把我愁死啦！
(唱) 三年未见娇妻面，
再有一日便团圆。
一霎时腹中饥两腿发软，
吃一杯水酒儿好把心宽。
(白) 只顾赶路，酒饭也没吃。如今又渴又饿。

(石世茂看。)

石世茂 (白) 那旁设有酒铺，待我喝上一杯再走。

来此已是。
酒保！酒保！

（酒保上。）

酒保（白） 来啦！来啦！
石世茂（白） 酒保！酒保！
酒保（白） 客官想是用酒？
石世茂（白） 不错，用酒！用酒！
酒保（白） 请到里边。
石世茂（白） 快请！快请！
酒保（白） 好急性子啊！
石世茂（白） 酒保，拿酒来！拿酒来！
酒保（白） 是。
酒到，客官请用。
石世茂（白） 不用在此伺候，唤你再来。
酒保（白） 这人好急性子！

（酒保下。）

石世茂（唱） 我身边带银子将心愁闷，
只急得战兢兢坐卧不安。

（石世茂饮酒。）

石世茂（唱） 手儿里执酒壶不用杯盏，
嘴对嘴我这里一气饮干。
（白） 哎呀！天色不早，还得赶路。
酒保！酒保！酒钱现在桌上，就此去了。正是：
（念） 一心忙似箭，两腿快如风。

（石世茂下。）

范大杯（内白） 酒保哥，今日多有搅酒！钱写在账上，改日再付。
酒保（内白） 我们正吃饭，不送啦！
范大杯（内白） 岂敢！岂敢！

（范大杯上。）

范大杯（白） 且喜今日吃得酒足饭饱，众弟兄已然先行走去。不免趁此酒兴，前村步月一回。

（范大杯看银包。）

范大杯（白） 这是何人遗留下的包裹，其中定有银子，莫非是天赐我的？呀！想我拾了包裹如此欢喜，但不知那失银之人，怎样焦急！若是富贵之人所失，还则罢了；若是贫寒之家，他的性命休矣！且喜无人在此，我不免寻一僻静之所，再与他看上一晚。等到天明，那失银之人定来找我，再把还与他，有何不可？有理呀！有理！银子呀，银子！你随俺来！

（〔牌子〕。范大杯走圆场。）

范大杯（白） 来此已是古庙，待俺打开观看。哎呀且住！此乃代他人看守的包裹，如若打开，那失主找来，必定多疑。还是不看的是为是，还是不看的是为是。不免就在这金刚腿下头，枕包裹打盹片时。

（范大杯睡。〔起三更鼓〕。）

范大杯（白） 听谯楼之上，鼓打三更。心中有事，不能安睡，待我院中步月一回。

（折桂令）

俺酒丐一生，
好一似渴骥奔泉；
逍遥酒店，
每日里游戏人间！

（夹白）

对此月光呵！

（折桂令）

看天空碧霄银汉。

（白）

你看大殿之上，有古剑一口。待我取下观看。好剑呀！

（折桂令）

这龙泉松纹古篆，
分明是神物落人间。

（白）

你看月光如水，宝剑腾辉，不免舞剑一回，以遣良夜。

（范大杯舞剑。〔起五更鼓〕，〔鸡叫〕。）

范大杯 (白) 且喜天色已明，待我拿了包裹，仍在酒馆等候失主便了。
(范大杯走圆场。)

范大杯 (白) 来此已是酒馆。
酒保哥，开门来！

(酒保上。)

酒保 (白) 来啦。
(念) 日影照栏杆，莺声燕语喧。

(酒保开门。)

酒保 (白) 范大相公，你真早呀。请到里边坐吧。

范大杯 (白) 请！
(范大杯下。)

酒保 (白) 我给您备酒去。
(酒保下。石世茂急上，跑圆场。)

石世茂 (唱) 好酒贪杯银丢掉，
心中好似滚油熬。
急急忙忙往前跑，

(石世茂跌。)

石世茂 (唱) 全家性命要糟糕！
(范大杯上。)

范大杯 (白) 这位客官，有何急事这等慌张？
(石世茂四处看。)

石世茂 (白) 有一个门，有窗户，还有酒杯。正是这儿。
酒保！酒保！

范大杯 (白) 你到底有何急事呀？

石世茂 (白) 你管不了，躲开我这儿。
酒保！酒保！

范大杯 (白) 你到底有何急事呀？

石世茂 (白) 你管不了，躲开我这儿。
酒保！酒保！

范大杯 (白) 何妨说出来，我与你分忧解愁就是。

石世茂 (白) 什么？你一个花子，连吃喝都混不上，还给我分忧解愁？打算蒙事呀？别他妈的不害臊啦！
酒保！酒保！我的爹！

酒保 (内白) 暖！
(酒保上。)

酒保 (白) 谁这么直叫唤呀？
(石世茂抓酒保。)

石世茂 (白) 酒保，昨天我在你这儿喝酒，丢下一个青布包裹，快快还我便罢；如若不然，我跟你一场官司！

酒保 (白) 你等等！你昨儿来喝酒，是那么慌慌张张，直眉瞪眼的。走的时候，连人都不招呼一声，谁又见你什么包裹？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你没见墙上写着“银钱交柜”吗？大清早上别这儿瞎蒙事啦！

石世茂 (白) 天爷爷！可坑苦了我啦！

范大杯 (白) 啊，客官休要着急，我倒拾了一个包裹在此。你且将包中何物说出来，如若相同，便是你的。

石世茂 (白) 怎么着，我的包裹，你拾去啦？花子大哥！你还我得啦！

范大杯 (白) 还你不难，须将包裹形状、内中包的何物，说将出来，方能还你。

石世茂 (白) 我说！我说！

范大杯 (白) 快快讲来！

石世茂 (白) 我那包裹乃是青颜色，长有一尺、外系红带，被你拾去对不对？

范大杯 (白) 外面倒一样，内藏何物？

石世茂 (白) 里头乃是银子。

范大杯 (白) 共有多少？

石世茂 (白) 每锭二十两，共有五锭。
 范大杯 (白) 哦！乃是五锭银子。大家看来。
 (范大杯打开包裹，看。)
 范大杯 (白) 果然不差，应该还你。
 石世茂 (白) 哎呀且住！包裹是我的，包裹内银子是我的。银子一分也不短，他又是个花子，我岂不要酬谢与他？这可怎么好哇！有啦，我说银子短了一封，他必害怕逃走；我省下来的这个银子，连路上吃喝带盘缠费都有啦。这可真是好主意！好哇！你这个人可不对呀！
 范大杯 (白) 怎么，还了你的银子，我倒不对啦？
 酒保 (白) 这小子，真他妈的没良心！我听他说些什么。
 石世茂 (白) 你知道我包裹里头是多少银子吗？
 范大杯 (白) 适才你曾言道：包中银子五锭，共是一百两。
 石世茂 (白) 我是明明告诉你说，包裹里头是一百零四两银子吗。我明白啦，我的包裹被你拾去，你见财起意，把我的那四两零头给吞没啦。我的钱也是一把汗、一把汗挣来的，不容易呀！趁早还我便罢；要不给我，咱们就是一场官司！
 范大杯 (白) 此包自落我手，并未开看，你莫非是记错了吧？
 石世茂 (白) 什么？会记错了？我的银子还会记错了吗？告诉你说：钱就是我命，今儿不还我，算是不成！
 酒保 (白) 得啦！别赖好人啦！你瞧他穿的穷，打算讹他呀？告诉你说：这位范大官人外号人称酒丐，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他要吞没你的银子，不会又还你，趁早给我走！你这官司到哪儿也赢不了。
 石世茂 (白) 好哇！你俩人合谋一气，吞没我四两银子，还要唬我呀？走！咱们找地方说理去，走走走！
 范大杯 (白) 哪个惧你？
 酒保 (白) 你既打算打官司，你倒是真走呀！穷嚷嚷干什么呀？
 (石世茂背供。)
 石世茂 (白) 本打算唬他一唬，找个台阶就下。谁知这两小子都那么死心眼子。好在我是失主，官司打到哪儿，我也输不了；弄巧还许官断他赔我四两银子，岂不是更便宜吗？
 酒保 (白) 你怎么不言语呀？
 范大杯 (白) 此人情虚，由他去吧！
 石世茂 (白) 我倒变成情虚啦？走就走，打官司去！正是：
 (念) 银子就是我的命，
 范大杯 (念) 为人岂可昧良心？
 酒保 (白) 你说：这真是善门难开呀，我跟范大官人当见证去啦。
 (范大杯、石世茂、酒保同下。)

【第八场】

(四衙役、门子引李丹同上。)

李丹 (引子) 身受皇恩，秉忠心，除暴安良。
 (念) 百里封侯虽小官，居然赢得政声贤。上报君恩勤民事，遍地桑麻乐悠闲。
 (白) 本县、李丹。官居江都县。且喜上任以来，政简民安，夜不闭户。今日升堂理事。
 众衙役，伺候了！

(石世茂上。)

石世茂 (白) 走走走！咱们没有完，见官说去。

(范大杯、酒保同上。)

范大杯 (白) 任凭于你。
 石世茂 (白) 谁亏心谁是王八蛋！
 大老爷冤枉呀！
 李丹 (白) 外面何人喧哗？
 四衙役 (同白) 有人喊冤。

李丹 (白) 带上来!

四衙役 (同白) 告状人走进。

石世茂、
范大杯、
酒保 (同白) 大老爷冤枉!

李丹 (白) 你们哪个是原告? 哪个是被告?

石世茂 (白) 老爷, 小人是原告。

李丹 (白) 你叫什么名字? 有何冤枉? 一一讲来。

石世茂 (白) 小人名叫石世茂, 江右人氏。出门贸易, 赚下利息, 回家探望妻小。中途腹内饥饿, 去到酒馆吃酒。不料多贪几杯, 竟将包裹遗失, 被这花儿拾去。小人第二日来找, 是他交还与我, 内中短了四两银子。望求大老爷作主。

李丹 (白) 你包中共带多少银两?

石世茂 (白) 小人带一百零四两银子, 共是五锭; 还有小锭的让花子给吞没了。

李丹 (白) 酒保, 你叫什么名字?

酒保 (白) 小人叫钱有财。

李丹 (白) 石世茂可是在你馆中吃酒吗?

酒保 (白) 是。

李丹 (白) 他怎样失去银两, 你可知晓?

酒保 (白) 只因昨日黄昏时分, 这个石世茂慌慌张张跑来喝酒。吃完放下酒钱就走, 走时连面儿也没照, 并不知道丢失银两之事。今儿早起刚刚开门, 这位范大官人来到我的馆中。没有多时, 这石世茂便跑来向小人索要包裹。范大官人从旁插言, 包裹乃是他昨日在馆中拾去, 等失主已然守了一夜。当下问明包裹银两数目, 当面交还。谁知这姓石的忘恩负义; 先说银子共是一百两; 等到说明交还, 忽然变脸, 说他的银子共是一百零四两。您想范大官人如若打算吞没他的银子, 不会全数拿去吗? 何必替他守上一夜, 再还他哪?

李丹 (白) 此话倒也有理。

范乞儿你叫什么名字?

范大杯 (白) 小人名唤范大杯。

李丹 (白) 我看你像貌清奇, 举止端详, 不像为非作歹之人。你一个穷人, 既然拾了这许多银子, 定是天赐, 你为何还要还他?

范大杯 (白) 大老爷, 小人拾银之时, 心中想到: 失银之人, 如是富贵人家, 还则罢了; 若是贫寒之人, 一旦失去许多银子, 他全家怎生得了? 倘若逼出人命, 造孽非浅。因此, 小人去到古庙之中, 替他看了一夜。今日天刚一亮, 便往酒馆之中, 等那失银之人, 来交还于他。谁知交还之后, 他却说内中银子少了四两, 望乞老爷公断。

李丹 (白) 本县自有道理。

石世茂 (白) 石世茂!

石世茂 (白) 老爷。

李丹 (白) 包裹今在何处?

石世茂 (白) 现在小人手内。

李丹 (白) 呈上来。

(石世茂呈银。)

李丹 (白) 果然一封银子。

(李丹看。)

李丹 (白) 我来问你: 你的银子共是多少?

石世茂 (白) 一百零四两。

李丹 (白) 此银多少?

石世茂 (白) 一百两。

李丹 (白) 哦, 我明白了。昨日有人报案, 言说在郊外失了一个包裹, 内中有一百两纹银。不想被范乞儿拾去, 今日正好圆案。

来人!

四衙役 (同白) 有!

李丹 (白) 银包存库, 候那失银之人来领。

石世茂 (白) 老爷，为何将小人银子给没收了？

李丹 (白) 适才你亲口说道：你失的银子是一百零四两；此银乃是一百两，数目不符，岂能为你所有？你还是去到酒馆之中，寻你那一百零四两的银子去吧。

石世茂 (白) 呀，老爷！这包银子实在是我的。小人一时糊涂怕他索要酬谢，存心吓唬他。谁知弄巧成拙，自投罗网，您饶了我就得了！

李丹 (白) 哇！大胆狗才！范大杯拾金不昧，称得起乞中君子。你这狗才忘恩负义，反要讹诈于他，真乃天良丧尽！如此刁顽，情理难容，此银已然入库，下去！

石世茂 (白) 老爷，你这叫什么断法？

李丹 (白) 本县就是这个断法，再要多言，大刑伺候！

石世茂 (白) 暖暖暖，大老爷！那就是小人的银子。

李丹 (白) 众衙役！将此刁民重责四十大板，叉了下去！

四衙役 (同白) 是！

石世茂 (白) 别打了，银子我不要还不行吗？

(石世茂跑下。)

李丹 (白) 范大杯！

范大杯 (白) 大老爷！

李丹 (白) 将此包裹银子与你，以为奖赏。

范大杯 (白) 啊大老爷，小人不敢受此银两。

李丹 (白) 却是为何？

范大杯 (白) 想此银乃他人所有，非分之钱，受之有愧。

李丹 (白) 听你之言，真不愧乞中君子也！包裹暂时存库，留充善举。来，包裹入库。

(衙役甲将银包交内场。)

衙役甲 (白) 包裹入库。

李丹 (白) 看十两银子过来。

(门子取银。)

门子 (白) 银子到。

李丹 (白) 付与范大官人。

(门子付银。)

范大杯 (白) 为何重赏小人？

李丹 (白) 你拾金不昧，真乃君子！本县所赐，休得固辞。好好设法上进。你二人下堂去吧！

范大杯 (白) 多谢大老爷！

李丹 (白) 掩门。

(四衙役、门子、李丹同下。)

范大杯 (白) 正是：

(念) 为人莫仗干般巧，

酒保 (念) 报应来时后悔迟。

(范大杯、酒保同下。)

【第九场】

(鸨儿上。)

鸨儿 (念) 文生数月未回转，娘儿少吃又无穿。

(白) 我、平康巷老鸨儿便是。自从文生上京，久无音信。他这一百两银子也花光啦，我几次三番挑逗兰娘做买卖，她都不允。适才想了一条妙计，待我将我儿子宋保唤出，商量行事便了。

宋保走来！

(宋保上。)

宋保 (念) 生成好命当捞毛，吃喝抽赌外带嫖。

(白) 妈呀，叫我做嘛呀？

鸨儿 (白) 我说儿子！

宋保 (白) 妈妈！

鸨儿 (白) 自从文生走后，钱也花光啦，你倒是想个主意呀。

宋保 (白) 我有什么生意呀？

鸨儿 (白) 你没有主意，我倒有个主意。附耳过来！
(鸨儿咬耳。)

宋保 (白) 主意倒好，人家信吗？

鸨儿 (白) 软的不行，咱们不会揍她吗？

宋保 (白) 对！就是这么办。我先躲开，你把她叫出来。咱们是一计不成，还有二计；二计不成，还有三计。我先找地方抽口再来。

(宋保下。)

鸨儿 (白) 兰娘快来！
(兰娘上。)

兰娘 (白) 来了！
(念) 郎君一去无音信，寒衾独寝恨更长。
(白) 妈妈万福！

鸨儿 (白) 坐下坐下。

兰娘 (白) 告坐。妈妈唤奴出来，有何话说？

鸨儿 (白) 姑娘，你今日想文郎，明日也想文郎。你瞧他一去这么些日子，连信都没来过一封，一个人的青春能有几何？你这么一朵鲜花，给他守活寡吗？再说日子也要过的，照这么下去怎么成呀！

兰娘 (白) 妈妈这话就不对啦。想文郎临行之时，留下一百两银子，再三将奴托付与你。他要是取得功名回来，岂不是大家都享荣华富贵吗？别说咱们有的过，就是过得苦一点又有什么呢？常首说的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暂时穷困，又算得了什么！

鸨儿 (白) 你真是实心眼呀！你不知道，这年头的人，都没好心眼。我眼睛见人多啦，凭他那样花花公子，别说是阔不了；就算他真阔了，有的是名门贵族，能要一个烟花妓女去做正室夫人吗？你想他一去大半年，连信都没来一封，你还瞧不出他的意思吗？

兰娘 (白) 文郎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目前路上不平稳，他不来信，必有缘故。哪能就算他负心哪？

鸨儿 (白) 年轻阅历浅，哪懂得如今人心险诈呀！你不信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兰娘 (白) 瞧就瞧吧，反正我是主意定的啦。

鸨儿 (白) 到时候可别怨我不提醒你。

兰娘 (白) 你别紧自频啦！我有我的主意，怪您干嘛呀！

鸨儿 (白) 得！你不听我的好话，算我白说。

兰娘 (白) 本来废话吗！
(鸨儿恨。宋保上。)

宋保 (念) 定下牢笼计，来此劝多娇。
(白) 妈，大事不好啦！

鸨儿 (白) 哟！什么事呀？

宋保 (白) 法不传六耳，您这来，我跟您说。

鸨儿 (白) 什么要紧的事呀？

兰娘 (白) 他母子鬼头鬼脑，装模做样的，我倒得留点神。听听他是说我不是，反正我有准主意。

(兰娘听。宋保故做低语。)

宋保 (白) 适才街上都嚷嚷动啦：文相公做了大官啦！
(兰娘惊。)

鸨儿 (白) 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可该咱们娘儿三个享荣华富贵啦。你还不肯当她面说干嘛呀？

宋保 (白) 您先别喜欢，文相公官是做啦，但是可娶了亲啦。

鸨儿 (白) 怎么着，你知道是谁家的姑娘吗？

宋保 (白) 那我倒不知道，据说是个宰相的小姐。招赘之后，打发文祥偷偷到原先住的店里头，取什么要紧的东西；还嘱咐店家别让咱们娘儿三个知道。这话能告诉兰娘姑娘，招她生气吗？

(兰娘指宋保、鸨儿恨又笑。)

鸨儿 (白) 老是不告诉，也不是事呀。她尽顾一死守活寡，咱们日子怎么过呀？再说也误了她的青春呀！咱们为她好，总得说！

(兰娘归坐，故做不知。)

鸨儿 (白) 你当真还想守文相公吗？

(兰娘冷笑。)

兰娘 (白) 哼！“好马不配双鞍鞅，烈女不嫁二夫郎”。这话还用妈妈你再说吗？

鸨儿 (白) 好孩子！你别傻啦！你知道文相公做了官啦吗？

兰娘 (白) 怎么会不知道啊？

鸨儿 (白) 那么你知道这个小没良心的停妻再娶吗？

兰娘 (白) 那我更知道啦。不是宰相之女吗？

鸨儿 (白) 哟！怎么你也知道啦？

兰娘 (白) 不是都打你母子嘴里说出来的吗？不用往下说啦，俩字考语——不信！

鸨儿 (白) 爱信不信，你没见保儿说，街上都嚷嚷动啦吗？

兰娘 (白) 他们爱嚷嚷不嚷嚷；告诉你说，我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孩子。挤眉弄眼、造点子谣言说：夜猫子来啦，快点别哭；楞说大香蕉辣嘴，连糖都是苦的。这种唱隔壁戏的玩意儿还打算哄我呀！也得成啊！

鸨儿 (白) 这丫头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呀！

宋保 (白) 本来么，世上哪找咱们母子这两个好人心哪！

鸨儿 (白) 依着我儿子，本不打算跟你说实话。我为你好，才告诉你。让你早点打主意，倒说我母子成心哄弄你。真气死人啦！我问问你：明明是真的，你看出哪点是假的来啦？

兰娘 (白) 真人面前，别说假话。当真要我给你抖露出来吗？我也问问你：话要真背人说，就该别的屋里说去。也用不着先大惊小怪的，等人家想听，再挤眉弄眼、故意大着声音说小话。世上有当着人面前说私话的吗？还说是为好，叫我及早想主意。你的意思我全明白，惦记我也不是一天啦；左不是挂牌子当妓女、接客为娼、替你们挣钱吧。什么是为我呀！我说的对不对呀？告诉你说：我虽是女流之辈，也知三从四德。我从了良再下海呀，别说文郎他对我那般情意，我决不会负心背义；满打他真负了心，我还有个死哪。你母子别做那个清秋大梦啦！

鸨儿 (白) 好你个臭丫头片子！嘴真厉害呀！别瞧你不是我亲生女儿，常言道：一日为娘，终身是母。叫你干嘛就得给我干嘛！

兰娘 (白) 哼哼！

鸨儿 (白) 那姓文的小杂种！

兰娘 (白) 骂人随你，要是当着我骂文郎，我可不爱听。

鸨儿 (白) 别他妈的肉麻啦！自从他去后，拢共留下一百两银子，够几天花的？别管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你猜的对不对，反正这小子不来信、不来钱是真的。我没钱替别人养老婆，趁早想开了点，免得妈妈生气。

兰娘 (白) 你别嫌我，我还早就不愿意在这儿住啦。告辞啦！

鸨儿 (白) 上哪儿去呀？

保儿！把门插上，等我跟她算账！

兰娘 (白) 你母子不是嫌文郎不寄钱，没钱养活我吗？好在文郎已然代我赎身，那我离你家，你也少花了钱，也省了心；我还保全清白身子，咱们岂不两便吗？哟！你怎么把门给插上啦？这还有强留的吗？

鸨儿 (白) 好你个臭丫头片子呀！

保儿，先把她衣服扒下来！你还说不短我身价银子啦？这大半年的功夫，你吃的穿的、咱们娘三个花的，三个身价银子都过去啦。要走也不难，得给我留银子！

兰娘 (白) 要没有银子哪？

鸨儿 (白) 就得跟我做买卖！

(扑灯蛾)

贱人做事太欺情！出言顶撞为何因？

宋保 (白) 打呀！打呀！

鸨儿 (扑灯蛾) 你今若是不应允，定要你的命残生！命残生！

(鸨儿打兰娘。)

宋保 (白) 哟! 怎么躺在那儿不动啦!
妈! 你别打啦! 瞧瞧吧, 别打出人命来呀。

鸨儿 (白) 打死她无非臭块地!
(鸨儿摸。)

鸨儿 (白) 这臭丫头真让我给打死啦? 这可怎么办哪?

宋保 (白) 这回该我出主意啦, 咱们母子两人将她背往江岸, 脖子上给她坠一块石头, 往江心一推。她一辈子也上不来, 岂不是人不知鬼不觉吗?

鸨儿 (白) 这倒是个好主意! 你在前头把风, 瞧瞧有人没有? 现在就把她背了出去。
(鸨儿背兰娘, 走圆场。)

鸨儿 (白) 我叫你少喝两盅, 偏多喝。瞧你一个妇道人家, 醉的这样儿! 黑更半夜的, 哪儿雇车去呀?

宋保 (白) 说的是呀!

鸨儿 (白) 得啦, 下来吧! 这就是你的坟地啦!
(范大杯内嚷。)

朱保 (白) 妈呀! 妈呀! 下夜的来啦, 快跑吧!
(鸨儿、宋保放下兰娘同跑下。)

范大杯 (内白) 兄弟们, 带路!
(范大杯引四乞丐同上。)

范大杯 (唱) 每日里寻醉乡逍遥闲散,
好一似李青莲斗酒百篇。
众贤弟前带路古庙回转,
(范大杯被兰娘绊住, 吃惊。)

范大杯 (白) 呀!
(唱) 见一个醉汉子倒卧江边。
(白) 唔呼呀! 不想暮夜江边, 竟有醉乡同道。
众贤弟, 打火看看是我辈中人么?

(乞丐甲打火, 看。)

四乞丐 (同白) 哎呀! 大哥不好! 此乃一赤身露体女子, 身有伤痕, 大概是被人给打死的。

范大杯 (白) 有这等事? 待俺看来。
(范大杯看, 脱衣盖兰娘。)

范大杯 (白) 众贤弟, 可知此女是谁?

四乞丐 (同白) 我们都不认得。

范大杯 (白) 你不识得, 你不认得, 我却认得。

四乞丐 (白) 她到底是谁呀?

范大杯 (白) 此女名唤兰娘; 就在前面烟花巷中居住。那日愚兄前往乞讨, 多蒙她赠我一吊铜钱, 故尔相认。常言道: 受人点水之恩, 须当涌泉答报。她今被人打死, 岂忍坐视? 且喜我这十两银子尚未用完: 有劳哪位贤弟, 到大街之上敲开店门, 买一口棺木来, 先行成殓。明日愚兄再去寻找害她的人, 好与她报仇雪恨。

乞丐甲、
乞丐乙 (同白) 我二人愿往。
(乞丐甲、乞丐乙拿钱同下。)

范大杯 (白) 快去快来!
今晚天气甚寒, 大家可去拾些枯柴, 生火取暖。

乞丐丙 (白) 这差事我去。
(乞丐丙下。)

范大杯 (白) 兰娘呀兰娘! 你身受屈死, 你若有灵, 何不托上一兆? 也好寻找害你之人, 与你报仇雪恨。

(兰娘苏醒叹。)

兰娘 (白) 哎呀!

范大杯 (白) 你这就是托兆吗?

兰娘 (白) 好打呀好打! 可疼死我啦! 我怎么这么冷……

范大杯 (白) 哎呀且住! 我看此女不是诈尸, 定是还魂。
啊兰娘, 你可认得我?

兰娘 (白) 你是谁呀?

范大杯 (白) 啊兰娘! 我便是那日乞儿酒丐, 可还记得?

兰娘 (白) 你就是酒丐? 我怎会得到这儿来啦?

范大杯 (白) 适才我弟兄由酒馆回庙, 见你被人打死, 赤身倒卧。我已经命人去买棺木成殓与你。不想你又还阳来了。

兰娘 (白) 哟! 可不是我没穿衣服吗? 怎么我脖子上还系着一块石头哪? 我明白啦, 定是鸩儿母子将我打死, 恐怕事犯当官, 把我系石投江。不想遇见恩公, 才得活命。请上受奴家一拜吧。

范大杯 (白) 不敢当! 不敢当! 听娘子之言, 打你的便是那日门首站定的宋保儿吗?

兰娘 (白) 可不是那两个狠心的东西吗!

(兰娘哭。乞丐丙取柴火上。)

乞丐丙 (白) 柴火来啦。哎呀! 怎么诈尸啦?

范大杯 (白) 这位兰娘她活了!

娘子不必悲伤, 且待天明, 我范大杯替你出头伸冤便了。

兰娘 (白) 多谢恩公!

(乞丐甲、乞丐乙、二抬棺人同抬棺上。)

乞丐甲、
乞丐乙 (白) 大哥大哥, 棺木来啦!

范大杯 (白) 不用了。

乞丐甲、
乞丐乙 (白) 怎么不用了?

范大杯 (白) 不想你们走后, 她又还阳啦。

乞丐甲、
乞丐乙 (同白) 那么, 那怎么办哪? 这口棺材——

范大杯 (白) 与那来人五百铜钱, 搭了回去吧。

乞丐甲、
乞丐乙 (白) 听见没有, 死人又活啦, 用不着啦。范大官人给你们二位五百钱, 抬回去吧。

二抬棺人 (同白) 多谢范大官人。

(二抬棺人同抬棺下。)

范大杯 (白) 列位贤弟! 你我弟兄将兰娘身旁堆上枯柴, 将火点着, 坐以待旦。啊兰娘! 但不知鸩儿为何将你这般毒打?

兰娘 (白) 众位恩人容禀!

(唱) 未曾开言两泪汪,
尊声恩公听端祥:
儿夫求名把京上,
鸩儿起下坏心肠。
百般毒打不容让,
受尽了千辛万苦我只为文郎!

范大杯 (白) 原来如此。待明日报官申明冤枉, 我再与你寻找文相公的下落便了。

兰娘 (白) 如此, 感恩非浅!

(【鸡鸣】。)

四乞丐 (白) 天亮啦! 天亮啦!

范大杯 (白) 天色已明, 便请兰娘同往县衙走走。

(兰娘看下身。)

兰娘 (白) 只是奴家赤身露体, 怎好行走?

范大杯 (白) 贤弟过来。

乞丐甲 (白) 什么事, 大哥?

范大杯 (白) 这里有一锭银子, 快与兰娘买身衣服来。

乞丐甲 (白) 是啦。

(乞丐甲跑下。)

兰娘 (白) 恩公如此大恩, 我兰娘何时得报?

范大杯 (白) 济困扶危, 乃是大丈夫所为。

(乞丐甲买衣上。)

乞丐甲 (白) 衣服买到。
 (范大杯付衣服。)
 范大杯 (白) 娘子，衣服在此。我等暂且回避。穿好之后，同往古庙，待我写张状子，前往鸣冤便了。
 (范大杯、四乞丐同下。)
 兰娘 (白) 看那旁有一片芦苇，待我到那里将衣服穿好。
 (兰娘下。)

【第十场】

(〔鸣鼓〕。四衙役、门子引李丹同急上。)
 衙役甲 (白) 启太爷：范大杯带一民女喊冤。
 李丹 (白) 唤他进来。
 (范大杯、兰娘同上。)
 范大杯 (念) 高堂悬明镜，
 兰娘 (念) 王法不容情。
 范大杯、
 兰娘 (同白) 与太爷叩头！
 李丹 (白) 范乞儿，你身后何人？
 范大杯 (白) 乃是平康女子兰娘。
 李丹 (白) 到此何事？
 范大杯 (白) 现有状子呈上。
 李丹 (白) 取来本县观看。
 (衙役甲呈状。)
 李丹 (白) “具告状人苏兰娘。因葬父母自卖己身，不料被平康巷宋鸨儿买去，立逼为娼。民女立志不从，多蒙文相公出银三百两，救离苦海，配为夫妇，三月有余。文相公进京求名，留下纹银一百两，交鸨儿母子照看民女，以为度用。自文相公走后，鸨儿母子二次逼我为娼，民女不允，被她毒打而死，意欲抛往江心。多蒙恩人范大杯搭救还阳。闻得大人爱民如子、法不妄断，跪求伸冤！哀哀上告！”有这等事！
 衙役拿本县火签，速到平康巷将宋鸨儿母子锁来，不得有误！
 衙役甲 (白) 是。
 (衙役甲下。)
 李丹 (白) 范大杯，你真乃乞中侠义也！
 范大杯 (白) 太爷夸讲。
 李丹 (笑) 哈哈……
 (衙役甲引鸨儿、宋保同上。)
 衙役甲 (白) 鸨儿母子拿到。
 鸨儿 (白) 鸨儿母子与太爷叩头。
 李丹 (白) 宋鸨儿，你母子逼良为娼，其罪非小。又将烈妇苏兰娘打死，该当何罪？
 鸨儿 (白) 小妇人院中并没有什么苏兰娘。
 李丹 (白) 还要强辩？
 传苏兰娘与她对质。
 兰娘 (白) 宋鸨儿，你差点没把你姑奶奶打死。想不到报应昭彰，我又活了。
 李丹 (白) 真赃实犯，有招无招？
 鸨儿 (白) 小妇人无招。
 李丹 (白) 将她与我夹起来！
 鸨儿 (白) 小妇人受刑不过，有招有招！
 李丹 (白) 兰娘所控，可是事实？
 鸨儿 (白) 俱是实言。
 李丹 (白) 命他母子画供。
 (鸨儿、宋保同画供。)
 李丹 (白) 押了下去，按律治罪。

(鸨儿、宋保同下。)

李丹 (白) 范大杯，文生未回，兰娘无家可归。你乃乞中君子，本县在宋鸨儿手内取还文生所留一百两银子；命你代兰娘寻房居住，随时照看，你意如何？

范大杯 (白) 孤男寡女，瓜李之嫌，多有不便。兰娘有太爷做主；料无恶人敢去侵犯。等她安居之后，小民不才，愿替她天涯海角寻找文生，使她夫妻团圆便了。

李丹 (白) 你既如此仗义，本县任凭于你。
掩门！

(四衙役、门子、李丹同下)

范大杯 (白) 娘子随我来。

兰娘 (白) 恩公请！
(范大杯、兰娘同下。)

【第十一场】

(王翠娥上。)

王翠娥 (唱) 见旌旗闪龙蛇临风招展，
奴虽是闺阁女不让儿男。
都只为太行山马贼造反，
他要夺我主爷锦绣江山。
我的父为元帅出兵征战，
这几日连败阵好不心烦！

(白) 奴家、王翠娥。只因太行山马如龙造反，我父王正成奉命出征；是奴家再三苦求，才得跟来。不想贼兵声势浩大，连败数阵。是我本想杀贼立功，怎奈我父执意不允，这便怎么处？明日会战贼兵，我不免假做观阵为名，到了两军阵前，一马当先杀将出去。倘若天助成功，岂不是一场佳话？我就是这个主意。

(唱) 定下了巧机谋明日交战，
且看我女英雄一马当先。

(王翠娥下。)

【第十二场】

(四龙套引王正成、文奎同上。)

王正成 (唱) 奉王命征贼寇雄兵十万，
但不知何日里扫尽狼烟？
闷恹恹坐宝帐军书观看，

(报子上。)

报子 (白) 马如龙讨战。

王正成 (白) 吩咐出兵迎敌者。

(王正成、文奎、四龙套同走圆场。四龙套引马如龙同上，同起打。王正成、文奎、四龙套同败下，马如龙、四龙套同追下。)

王翠娥 (内唱) 匹马单枪战场上，
(王翠娥戎装上。)

王翠娥 (唱) 旌旗招展日无光。
勒住丝缰用目望，
那旁来了女娘行。

(白) 奴家、王翠娥。未奉父命，私自出征。那旁来了一员女将，待我迎上前去。

(马玉花上，对阵。)

马玉花 (白) 大胆丫头！挡住你家姑娘去路，通名受死！

王翠娥 (白) 你家姑娘乃王元帅之女、王翠娥是也。女寇留下名姓！

马玉花 (白) 你姑娘马玉花。趁早回去便罢，免得剑下做鬼。

王翠娥 (白) 女寇休得张狂，听我道来！
(马玉花、王翠娥同拔剑亮相，同起舞。)

王翠娥 (唱) 女寇休要逞刚强，

奴家言来听端详：
我父奉命擒贼寇，
要把你等一扫光。
休要顽强把天兵抗，
赶快下马来归降！

(王翠娥、马玉花对舞剑。马玉花败下，王翠娥追下。马玉花上。)

马玉花 (白) 女将杀法厉害，不免用绊马索擒她！

(王翠娥上，马玉花擒王翠娥同下。)

【第十三场】

(范大杯、三乞丐同上。)

范大杯 (唱) 涉水登山往前走，
寻找文生走一程。

(白) 我、范大杯。受了兰娘之托，寻找文生。
三位贤弟，前面什么所在？

三乞丐 (同白) 乃是太行山。

(〔内喊杀声〕。)

范大杯 (白) 四外喊杀之声，待我登高一望。

(范大杯、三乞丐同上桌看介。王正成、文奎同败上，四龙套引马如龙同上，王正成、文奎同败下，四龙套、马如龙同追下。)

范大杯 (白) 呀，三位贤弟，你我有了出头之日了。

三乞丐 (同白) 大哥何出此言？

范大杯 (白) 你看前面败的官兵，后面贼寇追赶。待俺痛饮一回，杀贼立功便了。

(范大杯取出身上酒壶饮酒，从桌上翻跳下，脱衣身段。王正成、文奎同逃上。范大杯放过，迎马如龙交手。马如龙败下，范大杯率三乞丐同追下，王正成、文奎、范大杯、三乞丐同上。)

王正成 (白) 多蒙四位壮士相救！

范大杯 (白) 岂敢。

王正成 (白) 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我回营一叙。

(王正成、文奎、范大杯、三乞丐同走圆场。)

王正成 (白) 来，与壮士看座！

范大杯 (白) 谢坐。

(丑丫鬟上。)

丑丫鬟 (白) 启元帅：大事不好啦！

王正成 (白) 何事惊慌？

丑丫鬟 (白) 小姐私自出兵，被一女寇擒往太行山去啦。

(王正成急。)

王正成 (白) 你怎么讲？

丑丫鬟 (白) 擒往太行山去啦。

(丑丫鬟下。)

王正成 (白) 哎呀！这这这……

(唱) 听说女儿遭罗网，
怎不叫人痛断肠！

(白) 哎呀贤甥啊！你表妹不听我言，私自出马。如今被贼寇擒去，只怕性命有些难保！

文奎 (白) 舅父不要悲伤，吉人自有天相。

范大杯 (白) 元帅不必忧虑，俺范大杯不才，情愿夜探太行山。如将小姐救回，也未可知。

王正成 (白) 但得如此，感恩非浅。

范大杯 (白) 此去太行山，还有一条妙计。

王正成 (白) 愿闻其详。

范大杯 (白) 此去如能救回小姐，但看红灯为号，请元帅急速派兵在山口埋伏。内应外合，不但小姐得救，还可扫平山寨。

王正成 (白) 真乃妙计！你我照计而行。

范大杯 (白) 事不宜迟。三位贤弟暂在营中听候佳音，俺就此去也！
 (范大杯下。)
 王正成 (白) 儿呀……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急急风〕。四龙套、四喽啰引马如龙、马玉花、王忠绑王翠娥同上。)
 马如龙 (白) 将她绑在标杆之上。
 四喽啰 (同白) 啊！
 (四喽啰同绑。)
 马如龙 (白) 呔！王翠娥！你早早劝你爹爹归顺便罢；如若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王翠娥 (白) 有死而已。贼子你何必多言？
 马如龙 (白) 好个倔强的丫头！
 喽啰们！将她与我乱箭穿尸！
 四喽啰 (同白) 啊！
 马玉花 (白) 且慢！大哥不可莽撞，想大哥尚无压寨夫人，何不将她收下？
 马如龙 (白) 只恐这丫头不允。
 马玉花 (白) 小妹自有道理。
 喽啰的！将她绑了送到你姑奶奶房中，待我解劝于她便了。
 四喽啰 (同白) 啊！
 王翠娥 (白) 咳！
 (四喽啰绑王翠娥同下，马玉花下。)
 马如龙 (白) 喽啰们！小心防守。
 (马如龙、四龙套同下。)

【第十五场】

(范大杯走边上，做身段。)
 范大杯 (白) 啊哈！
 (念) 飞檐走壁数我能，腰中宝剑灿寒星。捷似猿猴轻如燕，一身来去影无踪。
 (白) 男儿意气重血性，拔刀相助遇不平。报国丹诚何惜命，要凭身手显英名！
 俺、范大杯。只为搭救王翠娥性命，夜探太行山。看月色朦胧、山势巍峨，正好行走也！
 (粉蝶儿) 俺这里蹑足潜踪，
 早度过危山险岭。
 观闪闪冷月疏星，
 听微微人声呼应，
 衬着那马嘶鸣。
 寂静山环里，
 意惶惶虎胆怦怦，
 觅不着婵娟影！
 (白) 且喜度过山岭，只是寻觅不着王小姐如何是好？唉咳，有了！看那旁有座刁斗，
 不免盘将上去了望一回。
 (范大杯上高，扯顺风旗望，倒挂翻转。〔急急风〕。马如龙、马玉花、四喽兵绑王翠娥同上。)
 马如龙 (白) 喽啰的！劝她不允，将她吊在藏珍楼上，与我痛打！
 范大杯 (白) 呀！看翠娥小姐命在危急，我不免用起调虎离山之计，放起火来！
 (范大杯翻下放火。)
 范大杯 (白) 哎呀不好！后山火起！
 (内设楼台布景。)
 马如龙 (白) 看后面火起，定有奸细。
 来，将王翠娥绑在楼上，好好看管。待俺迎上前去。
 (四喽兵绑王翠娥同上楼。马如龙、马玉花同下。)

范大杯 (白) 妙啊! 贼子已中我之计, 不免登楼救王小姐要紧。

(范大杯鹞子翻身, 爬上楼, 暗杀看守喽兵救王翠娥。)

范大杯 (白) 小姐快走!

王翠娥 (白) 你是何人?

范大杯 (白) 卑人范大杯, 奉你父之命前来相救。快随我缒下楼去。

(范大杯从楼上缒王翠娥, 下楼翻跌。)

范大杯 (白) 事急了, 小姐快走!

王翠娥 (白) 两足麻木, 如何是好?

范大杯 (白) 这——

(【内喊杀声】。)

范大杯 (白) 哎呀! 小姐! 事到万急, 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待我背负于你, 爬上山去。

(范大杯背王翠娥上桌。马如龙、马玉花领四喽啰自两边分上, 过场。)

马如龙、

马玉花、

四喽啰 (同白) 拿奸细!

(马如龙、马玉花领四喽啰自两边分下。范大杯背王翠娥下坡。)

范大杯 (白) 且住! 想我来时曾与王元帅订妥。放火为号, 将贼诱出山寨, 埋伏众官兵乘虚捣其巢穴; 然后两下夹攻, 哪怕山贼不灭? 事到其间, 不免放起火来, 诱贼离山便了。

(范大杯放火。)

范大杯 (白) 呔! 贼子听者! 某今独来探山, 谁敢来? 谁敢来?

(马如龙、马玉花领四喽啰同上。)

马如龙 (白) 哪里走!

(马如龙、马玉花、四喽啰同追圆场。范大杯时快走, 时慢走, 戏耍马如龙、马玉花。)

范大杯 (白) 贼子来呀!

(范大杯背王翠娥作身段下。)

马如龙 (白) 追!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急急风】。四官兵引二官将同上。)

官将甲 (白) 看范大杯已引贼寇离山, 我等不免前去捣其巢穴。
众官兵一齐进山。

(众人同下。)

【第十七场】

(【急急风】。二官将、文奎同上。)

文奎 (白) 看山寨火起, 必是范义士得手。
众官兵, 上前接应去者。

(二官将、文奎同转场, 范大杯拉王翠娥同上。)

范大杯 (白) 好了! 接应已到, 待我抵挡一阵。

(马如龙、马玉花领四喽啰同上, 同起打。范大杯杀马如龙。王翠娥擒马玉花。二官将引四官兵同上。)

范大杯 (白) 喽啰听者! 山寨已破, 降即免死。

四喽啰 (同白) 我等愿降!

范大杯 (白) 一齐绑赴辕门请功去!

(众人同下。)

【第十八场】

(王正成、文奎、范大杯、王翠娥同上。)

王正成 (白) 此次扫平太行山, 小女得脱虎口; 我兵转败为胜; 皆范义士之功也! 待本帅修

本进京，奏明圣上，定有恩旨。

范大杯 (白) 多谢元帅提拔！

王正成 (白) 义士智勇双全，为何落在风尘之中？此番又因何到此？

范大杯 (白) 小人乃江都一个酒丐，受了平康巷中一位烈妇之托，来此寻找一人；不料遇见贼寇抵挡官军。

文奎 (白) 那位烈妇叫什么名字？

范大杯 (白) 苏氏兰娘，因受鸩儿虐待，几乎打死。被俺救转回生，受她重托，替寻她的丈夫。

文奎 (白) 如此说来，义士又是贱内的恩人。请上受我一拜！

范大杯 (白) 岂敢当此大礼！昨晚到此，只顾与贼兵交战，还未领教将军姓名。你敢莫是姓文？

文奎 (白) 小弟正是文奎。

范大杯 (白) 真乃巧遇也！

王翠娥 (白) 啊！爹爹！

(王翠娥哭。)

王正成 (白) 女儿为何落泪？

王翠娥 (白) 女儿不听爹爹吩咐，私自出兵，误陷贼手；虽承范恩公搭救；此乃终身奇耻大辱，待女儿自刎了吧！

(王翠娥自刎，王正成夺剑。)

王正成 (白) 事已过去，我儿并未失身贼手，何必行此拙志？

王翠娥 (哭) 喂呀……

王正成 (白) 贤甥，你快快劝劝你的表妹去吧！

文奎 (白) 贤妹聪明过人，千万不可行此短见，以免二老伤心。

王翠娥 (白) 表兄！

文奎 (白) 贤妹请讲。

王翠娥 (白) 岂不知列国钟建之故事？

文奎 (白) 我明白了。

启禀舅父：看表妹之意，只为身是女子，被范义士黑夜之间背在身上，逃将出来。有钟建附体之嫌，故尔欲行短见，望乞舅父做主。

王正成 (白) 原来如此。

范大杯 (白) 范义士可曾娶有妻室？

王正成 (白) 四海飘雾，哪有妻室。

王正成 (白) 我看范义士，乃当代奇侠；我女亦非寻常脂粉。意欲结为秦晋之好，不知意下如何？

范大杯 (白) 这个——

文奎 (白) 表妹素性贞烈，如若不允婚事，她的性命休矣！

范大杯 (白) 只恐不配高门。

王正成 (白) 岂有不配之理？

范大杯 (白) 如此，岳父请上，受小婿大礼参拜！

(王翠娥羞下。)

王正成 (白) 哈哈！今乃黄道吉日，不如就在这贺功筵前举行婚礼。明日再与贤甥同往江都县，迎接甥媳便了。

范大杯、
文奎 (同白) 遵命。

王正成 (白) 后堂摆宴，一来祝贺范义士花烛之喜；二来与诸位将军贺功！

(【尾声】。众人同下。)

(完)